

韦仕钊 潘兴文 韦世方 著

都柳江流域 百位寨老口述史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东南

韦仕钊 潘兴文 韦世方 著

都柳江流域 百位寨老口述史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都柳江流域百位寨老口述史 / 韦仕钊, 潘兴文, 韦世方编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221-13018-1

I. ①都… II. ①韦… ②潘… ③韦… III. ①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地方史 IV. ①K297.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6556号

本书获2012年贵州省出版传媒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都柳江流域百位寨老口述史

韦仕钊 潘兴文 韦世方 著

出版人 苏桦

责任编辑 赵帅红 韦仕杰

装帧设计 唐锡璋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印刷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9.25

字数 440千字

版次 2017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1-13018-1

定价 56.00元

目录

三都大河一带变迁

- 陈如光访谈录 1

都江古城历史记录

- 吴陆毅访谈录 11

巫不地域苗族的变迁

- 雷牛访谈录 28

都匀阳和端午与礼

- 韦佩君、韦佩值访谈录 37

二十世纪初“打物区”的变迁

- 王廷智访谈 50

大河历史文化与《周氏家族谱》

- 周顺龙口述 61

水龙拉佑“韩韦”二姓的传说

- 韦车、韦雄口述 71

三都张氏发展脉络及大河社会演变

- 岑本国讲述 81

解放初期大河社会建设与发展变化

- 李治忠访谈 86

清除匪患，确保经济建设

- 梁家奎访谈 94

陆氏迁徙与普安的社会变化

——陆永才访谈 107

潘辅相对当地社会的影响

——潘大访谈 111

一个退伍军人的本色

——潘光进访谈 120

潘辅相对塘州一带水族社会的影响

——潘焕文口述 124

军人本色，建设战线显风流

——潘显祥访谈 130

潘辅相在家乡的社会地位

——潘杨佑口述 139

潘辅相的神奇传说

——潘政江口述 142

潘相的故事

——潘忠新口述 154

都柳江航运兴衰史

——石国义口述 158

都江交德王姓与塘州安塘、丁寨王姓的渊源

——王和银口述 166

合江甲岛韦姓与节日文化

——韦荣高访谈 171

拉佑韦姓与交德韩姓的关系

——韦学顶访谈 175

都柳江航运与侗族的节日文化

——杨正豪口述 180

三都巫不尧排村侗族迁徙史及对当地社会的影响

——姚原勇口述 189

普安北坳水族习俗

——吴正元口述 193

水族婚葬习俗和合江的剿匪斗争

——白继明口述 198

大河剿匪情况及屯上莫家社会变迁

——莫友先口述 207

巫不瑶族习俗与都江现代史

——盘寿茂口述 214

普安北坳水族婚姻、节日习俗

——吴正周口述 227

水龙民俗与旧社会生活

——杨光邦口述 234

水龙一带社会生产生活习俗

——杨胜强口述 242

水族婚嫁与丧葬习俗

——杨由口述 249

巫不瑶族迁徙史和生活习俗

——赵龙海访谈 260

三都航运和潘明洛的渊源

——潘运生口述 271

上江抗日和都柳江航运史

——付友光访谈 279

水族卯节——东方的“情人节”

——潘德祥访谈 286

电影放映与水语翻译轶事

——潘殿喙访谈 291

三合牛场吴氏家史

——吴廷贵访谈 296

三都大河一带变迁

——陈如光访谈录

采访时间：2015.5.13

地点：三都水族自治县大河镇大河街上

采访人：韦仕钊（三都水族自治县民宗局水族研究所）

受访人：陈如光

受访人简介：陈如光，男，布依族，73岁，大河中学原副校长，现退休。住大河街上。



正在访谈中

韦仕钊：公是哪年出生的呢？

陈如光：1941年出生。

韦仕钊：那公属龙呢？

陈如光：属蛇。那时，所以我知道是端午过后了，提粽子，咱们地方粽子只端午时才有，其他时候是没有粽子的。

韦仕钊：公啊，我很早就想来向您请教咱们大河这一带的历史文化，由于忙，一直没有来，今天我来这里，麻烦公老人家给我作介绍。

陈如光：百岁的老人没有了，只有董丽寨子的周顺龙公了，今年九十一岁高龄。

韦仕钊：啊，周顺龙公九十一岁了？还在吗？

陈如光：九十一岁了，还在世嘛，是周顺龙。再一个呢，是黄三父亲，名叫黄英台，今年九十岁。黄英台公，走路已经驼背了，而周顺龙公，现在走路一点都没勾腰嘞！

韦仕钊：了解历史，只有去找陈公了，别的，没有哪几个懂了。

陈如光：大河巴索还有一个年纪也比较大的。

韦仕钊：大概有多大年龄了呢？

陈如光：名叫韦文彩，今年也八十多岁了，具体八十几岁不清楚。

韦仕钊：八十几岁也好，对历史文化这方面，也可能没有公懂。

陈如光：的确，历史他不懂，只是他年纪也挺大的了而已。

韦仕钊：黄三父亲他们，年龄上虽然大，要谈到历史文化这方面，也可能比较老火啊！

陈如光：嗯，谈到历史文化，他不见得懂！

韦仕钊：想问公老人家，您是否听以前老人说过，赶大河（大河赶集）的来历吗？

陈如光：不知道，该知道的就说知道；只是听老人说，过去不知道是好多年之前的时间了，赶大河在对门河，老碾坊那边，那里叫盐行，只是知道有这样。

韦仕钊：就是在靠近董丽那里吗？

陈如光：没是。就是过去的老木桥的那头，现在起新房子这里。

韦仕钊：是走往拉序沟那里吧。

陈如光：没是，没是。就现在的榕树根对面（即对门河）。

韦仕钊：哦，那里噢。有个草坪那里嘛。

陈如光：嗯，过去赶大河（地名）就赶那里。然后又有，到底“狗场坡”先赶集，还是那里先赶集，那我可不知道啦！所以为啥叫“狗场坡”，是曾经赶集过而得名的啊！

韦仕钊：那里是赶集过的啊！

陈如光：赶集过。过去有一棵大枫香树，过后才枯死的。

韦仕钊：枫香树，我们也还看到的嘛。

陈如光：那枫香树有些怪事。

韦仕钊：有一定的历史。

陈如光：有历史不有历史，几百年是肯定有了的！它有它的特点，主要体现在：落叶落得最晚，发叶发得最早；过后，有老蛇钻进空心去，不知道谁造孽，用火去烧老蛇，烧伤了那枫香树才死的嘛！要不现在都还在呢！树子老了，成马干芯，用火烧燃，肯定枯死！

韦仕钊：那时候组织赶集的是谁，公您听不听老人说过呢？

陈如光：从没听说过！那是下街的张二公，听他和我父亲谈一些，我们也没知道那个。

韦仕钊：哦，到底这里先赶集，还是“狗场坡”先赶集，拿不准哈？

陈如光：嗯，拿不准。

韦仕钊：至于盐场，可能以前到那里下食盐，才这样叫的哈？

陈如光：不知道，听老人这么说，只能这么说啦！

韦仕钊：听说以前，有水路下榕江，这个公可能还比较清楚哈？

陈如光：喔，这个就知道了。当时有清江帮，上来买猪，船就系在门口的码头边边。

韦仕钊：那时那么多船，来来往往，川流不息，那么他们怎么管理呢？

陈如光：那些船来了，缆绳就系在这些树子，没有什么管不管理的了。

韦仕钊：哦，那些船来到这里，就随意乱系，没有因抢位而引起争吵啊？随便乱系都可以啊？

陈如光：清江帮的船，没有什么管理法。榕江至从江，有一帮生意人，组成清江帮。那时候来咱们这些地方买猪。

韦仕钊：他们来这个地方买猪？

陈如光：嗯，当时我曾祖父，什么事情都不干，一天就带那些清江帮去买猪，实际上，过去的土话叫“当芽子”（和清江帮一起去买猪，买成一头猪，要给“芽子人”多少钱。其实就相当于介绍人，或中介人或带领人）。

韦仕钊：那时候，公可能有一定地位哈？

陈如光：没有。有什么地位噢！

韦仕钊：像咱们大河街人，迁移到这地方，先住在哪里呢？

陈如光：这个我也不知道。咱们大河的大河街，真正的老户，是黄文举家，再一个是朱家，他们两家是咱们大河街上的最老户啦！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是怎样来历，也搞不清楚。

韦仕钊：我看黄文举他们也不怎么懂这些的。过去那叫清江帮，他们过去经常是做这种生意哈？

陈如光：他来只是拉点猪啊，这些而已。

韦仕钊：从下面来，又拉什么东西上来呢？

陈如光：没清楚。这点我从没听前辈老人谈过。只知道他们买到猪了以后，就拉下去。

韦仕钊：走这条线，大概到哪一年，才结束这条路线呢？

陈如光：这时间是挺长的嘞！我父亲生于1905年，如果到今天也有一百多年，我父亲也都没干多少活，就靠做那“芽子”维持生活。

韦仕钊：那时候，那些人（清江帮）只到咱们这里，还是还到烂土（现在的合江）上面去呢？

陈如光：这个我不清楚，只是听老人说清江帮到我们这里来买猪。同时，也拉货来，具体是什么货不知道。

韦仕钊：做生意的人，他肯定拉货来这里卖，回去也要拉货回去。

陈如光：肯定有来回货。

韦仕钊：来的时候，他们来成一帮人哈？

陈如光：是一帮人。来一回，多不说，一次也可能有十来只船，都是乘船来的，全都走水上。

韦仕钊：那时候那里有路了噢。路走不动嘛！您听老人家说，对市场的管理方面，有什么特殊管理没有呢？

陈如光：也从没有听讲过。只是知道，那是很老很老的那发了啦！我们这里属于“陈蒙司”所管辖。

韦仕钊：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呢？

陈如光：是陈姓和蒙姓，共同设个土司。

韦仕钊：曾经有这种过？

陈如光：有过。叫“陈蒙司”。

韦仕钊：过后也没有什么记载了？

陈如光：没有什么记载。据说“陈蒙司”的碑，修建怀所那大坝时，拿那个碑来支高以后，让人去砌河坝。

韦仕钊：砌河堤还在那里？

陈如光：听说而已，现不知道还在不在了。

韦仕钊：就是蒙家院过去拉绕的那个坝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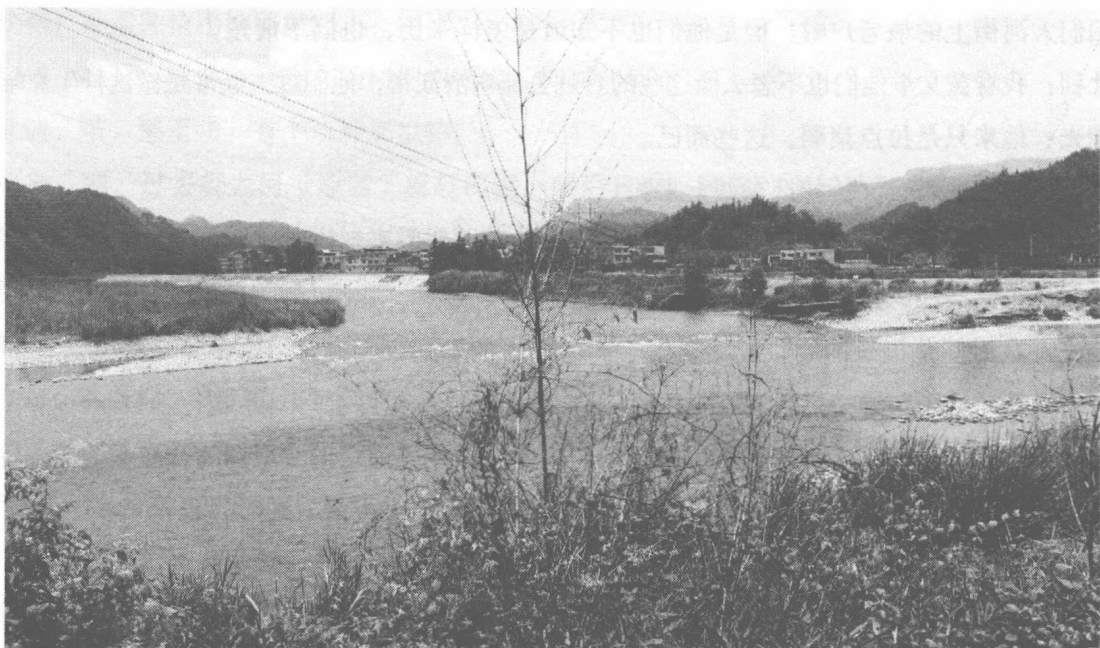
陈如光：就是在坡脚那里。

韦仕钊：那么它管到哪里呢？

陈如光：在我们这一圈喽，当时把现在的恶屯叫“巴开”。（注：恶屯，寨名，即现在丰乐的恶屯。）

韦仕钊：恶屯叫“巴开”啊？

陈如光：恶屯最老地名叫“巴开”。我也倒懂不懂，似是而非而已啊！



巴外角脚两河交叉处过去的“合江”

韦仕钊：能够知道这种也不错噢！那时候设的“司”在哪里呢？

陈如光：具体设在哪个地方，我也不知道。只知道这里有个“陈蒙司”、“合江州”。

韦仕钊：“合江州”又是哪里呢？

陈如光：就是巴外角脚那条河和我们这条河的交叉处，那里就是合江。所以现在烂土乱改叫“合江”。

韦仕钊：是设立“陈蒙司”时代，我们大河这里曾叫过“合江”。过后怎么不叫“合江”了呢？

陈如光：也不知道，烂土乱改叫“合江”。

韦仕钊：那个1999年才称“合江”而已嘛！

陈如光：话说回来，现在烂土称“合江”。估计，我不好说，算来我也没有十年来活了，也看没到，想它那个以后还要改。

韦仕钊：肯定改吗？

陈如光：你们搞这口，你也知道，从字面上来分析，“合一人一口”（即合字为一人一口，就不吉利），以后可能要改那个“合江”。烂土的“烂”字，就是光辉灿烂。

韦仕钊：嗯，“烂土”两个字的意思为光辉灿烂的土地，怎么不好？何必改为“合江”啊？

陈如光：你看嘛，“合”（为一人一口），不吉利嘛。

韦仕钊：一句话，就是不发达、不兴旺。

陈如光：我这辈看没见，今后可能还要改为“烂土”，不然就改成别样，没会用“合江”的。

韦仕钊：以前大河这个“合江”，老人也可能这样理解，才不用“合江”的，最后还转改为“大河”。原来也叫“大河”过啊？

陈如光：曾经也叫“大河”过，但是那里称“合江”。

韦仕钊：就两河交叉处嘛！

陈如光：大河属小地名，合江那是大的地名了噢！

韦仕钊：那种也可能不知道是哪个年代了啊？

陈如光：哦，那时候，我们太小了，哪里懂这些哦，只听老人说而已。

韦仕钊：大概有几百年了呢？公！

陈如光：我估计也不过是三百来年。三百年可能不太到，它毕竟是设个土司喽，土司，根据张姓的张均（张土司）。

韦仕钊：张土司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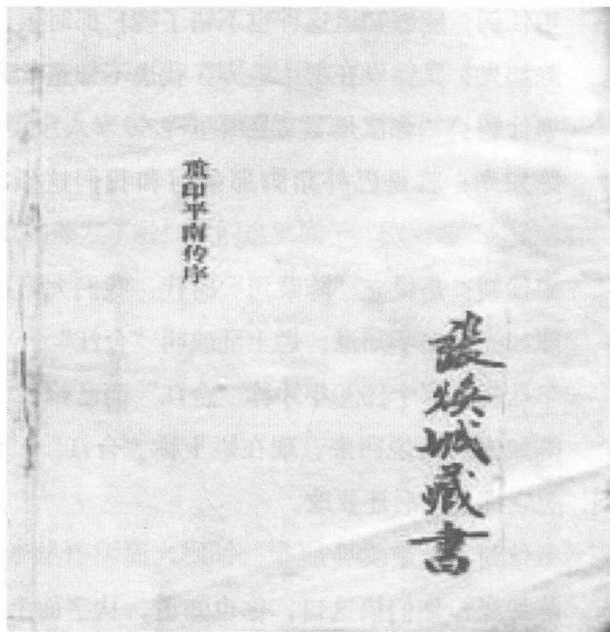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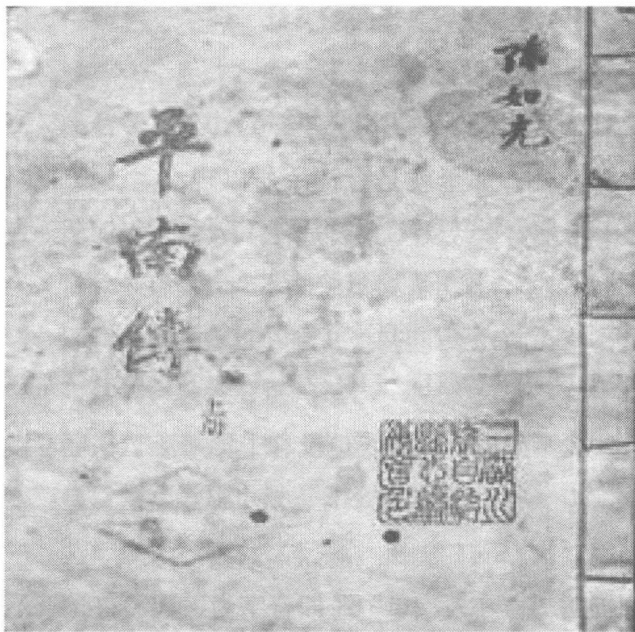
陈如光：嗯，张土司。张均是英烈公的后代喽，但是张均的父亲死早，英烈公继位是他的叔爷噢，他长大到一定程度以后，他叔爷就不当了，让那个位给他。

韦仕钊：咱们这个“陈蒙司”和“张土司”，是不是同在一个年代呢？

陈如光：这我也不清楚啦！我估计是同时并存。

韦仕钊：那说明烂土张土司就管不到我们大河这个地区啦？

陈如光：这有些矛盾。



复印版《平南传》封面

韦仕钊：或者“陈蒙司”在前面，“张土司”继“陈蒙司”之后。

陈如光：喔，我估计，可能是这种。

韦仕钊：像您说的“陈蒙司”设立在这里，后来“张土司”出现了以后，它就替代了“陈蒙司”。这段历史可能没人知道，没有人来记载，可能像这样推测哈！当时“张土司”继位以后，它管辖到哪些地方呢？

陈如光：我看过张家的《平南传》。上面说的是，当时从朝廷来讲他是张英烈公的后代，比较得到尊重。张均曾经转到朝廷过，朝廷也想封他为什么官，他自愿坐落黔南，还走到萌泥河，觉得黔南也比较好住，那么朝廷就封他为土司。这就是张均土司。

韦仕钊：哦，张土司距我们现在，大概相隔多少年之久了呢？

陈如光：土司，国民党都还设，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没有嘛！相隔不久嘛！

韦仕钊：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没有土司啊？

陈如光：嗯，是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彻底没有嘛！

韦仕钊：烂土第一个“土司”就是张均？

陈如光：张家土司，权势有些大嘞！哦，他可以设监狱、独立征粮、养兵等这些嘞！他土司这里是至高无上的嘞！

韦仕钊：哎哟，可以设监狱，那他可以审判人啊，这些啦？

陈如光：司没可以判人，这些我可不知道，但他的监狱可以关押犯人之类。

韦仕钊：公，那时候他设监狱在哪呢？

陈如光：就是现在烂土乡政府所在地，那里曾经是仓库过。

韦仕钊：哦，就是烂土仓库那里嘛！

陈如光：就是啦！现在他家后代不还有一个叫张××啊！不过呢，我总觉得一些东西也不好说，

既然他的那后代，你们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也应该给他一个政协委员嘛！现在不知道是不是我也不清楚。

韦仕钊：现在他们做的有些也说不清楚。

陈如光：你说是不是嘛！

韦仕钊：现在他有一个儿子还是两个儿子？

陈如光：好像只有一个吧！那个崽的后代，有多少个儿子，我没知道啦！

韦仕钊：现在那个张公还在不在了呢？

陈如光：还在世，叫张什么我不太清楚。不过他家也很困难。

韦仕钊：目前来讲吗？

陈如光：嗯，比我们小点。可能有六十多岁，七十岁不到。

韦仕钊：张土司啊，他当上土司大概有多少年呢？

陈如光：反正属朱元璋那时候的。

韦仕钊：属明朝时代？

陈如光：洪武年间的啦！他回去了，朝廷封他大官不愿意，转到黔南物产丰富的地方，朝廷就封他当地方上的土司。既然在那里，就自己掌你的权。张土司——张均，生有三个儿子，即张和、张顺、张忠（称和顺忠）。这个是有记载的，我得张家的《平南传》给政府复印过的。

韦仕钊：现在公有没有《平南传》了呢？

陈如光：我有嘛！一下子你拿去看吧！

韦仕钊：好，等一下跟公拿过去看看，了解一下“张土司”。

陈如光：你拿去看完以后，拿还我就行了！

韦仕钊：肯定拿还公，不可能不拿给公的啊！

陈如光：那个是过去的，《平南传》他们重新改版以后，封面那字是王殿琦公写的，拿给你去看！

韦仕钊：我想这一地带，是没有几个人有的。



访谈者正从老人家手中接《平南传》

摘自《平南传》之描述：

《平南传》为张嘉森先生点校。张先生是贵州省独山县人氏，现在旅居台湾高雄。《平南传》是以张先生祖先张均父子随明初大军南征为题材的写实小说。这部书为张氏族人所著，一直为张氏族系家藏。道光初年曾经翻印随张氏族谱发行，咸丰同治年间毁于兵乱只剩下册，并失去了作者名字和成书年代。后经张氏族人重加补缀修订，1936年至1937年又重新印了一百本。值得一提的是时任云贵监察使的贵州文化名人任可澄先生曾为重印版《平南传》写了序言。他当年主编《黔南丛书》，并将《平南传》“抄副本入局”，还有一些文人也先后为之写过评价文章。是明朝初期中央王朝开发云贵的佐证，是研究西南各少数民族历史具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陈如光：这个书有也为数不多了！大河我有，丰乐只有吴正坤和我一起陪县领导去拿，他有一套，其他没有人得的。

韦仕钊：好！谢谢公了！吴正坤老师，他老人家在不在了呢？

陈如光：还在世。他和我一起去的，保存原版的是张绍奎，张绍奎和我感情融洽，咱们去才给那个《平南传》，才拿到县里面，最后才复印出来的。县政府复印的。

韦仕钊：县政府复印的噢！

陈如光：这个没是原版，原版不是这种样子！

韦仕钊：哦！能够有这个也不错喽！要找只有到档案局，不知有没有了？

陈如光：有！那时候罗世斌也在。所以我才知道封面这几个字是王殿琦公写的。

韦仕钊：我拿过去看十来天，总之要物归原主。公，我到那里去工作，需要找一些历史资料，希望得到你们老人家支持了。

陈如光：我带领县领导他们去找藏书者，得了以后，那才给我一套。

韦仕钊：没有几个人有这个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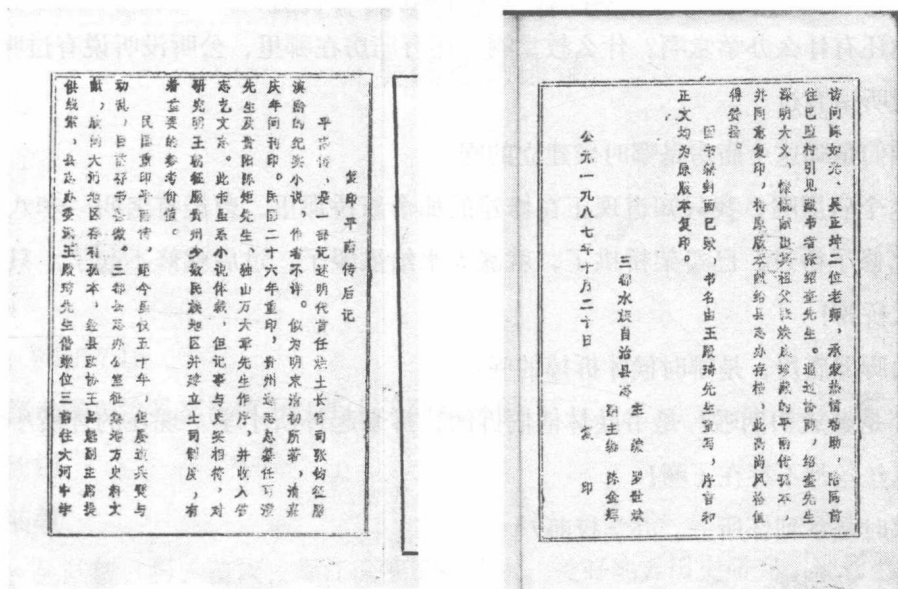
陈如光：要不就去丰乐找吴正坤才有了。大河只有我陈如光有一套。

韦仕钊：跟公得了，不再去找他们了。

陈如光：我不说吹的，这一代除了我和吴正坤，再也没有谁有了的。营寨张先立与我成亲戚关系，问我：您有《平南传》没有，陈公？我还哄了他几句，你张家《平南传》，我用不着，我要做什么？我都不给。因为借给他，是不再还我了的，他就占为己有。他会诈说：我张家《平南传》怎么会到你陈姓的手头来呢？……然后他是不会还给我的。

韦仕钊：真要了解“张土司”在烂土的影响力，和贵州的历史，需深入多读《平南传》。

摘自三都县复印《平南传》后记：



陈如光：你们要去，是研究咱们本地方的历史文化，才拿给你们们的。

韦仕钊：咱们说到这里，又说到正题来啦！当时那个土司，还管到丰乐那边啊！

陈如光：不只是丰乐地带啊，甚至连普安那边都是嘞！

韦仕钊：那边苗族都还是啊？哎哟，管辖范围宽嘞。

陈如光：我问过他们了，张均有张和、张顺、张忠，三个儿子。那么在我们这边，究竟是张和还是张忠的后代，普安那边也是，总之是张均后代所管辖的。

韦仕钊：三个崽哈？

陈如光：三个崽，那时候张和、张顺、张忠，他们尚未有字辈，哪里有育、如、先、加……这些噢！

韦仕钊：当时他们没有字辈吗？

陈如光：张氏字辈，我们知道的是，原来这里有一个叫张齐光嘛！顺序为：齐、欲、如、先、加、仁、义、立、志、道、整、钢、强。

韦仕钊：公不是一般啊，记性特别好！我知道是这样，所以找个恰当时间在一起聊咱们历史文化。

陈如光：所以，让学生背那些书，我才讲叫你们背，其实我比你们先背啊。

韦仕钊：是的。

陈如光：背不了，那咱们也过不了硬。在解放初期，我也曾经读过一点私塾，那时候，背不了，是要被先生用竹筒打手心的啊，可是我，的确背书时比较认真的，从没有被打过！我今早就知道，你是专门为这事情来的。所以我在家等。

韦仕钊：我还想问公一下，张土司设监狱，全都在烂土哈？他水牢、独立征粮，他在几个地方征粮呢？

陈如光：当时，我只知道土司设在烂土，他可以私设监狱，但没听说有水牢。就是牢房，没听说有水牢。

韦仕钊：他还有什么办学堂啊？什么教堂啊？还有庙房在哪里，公听没听说有过呢？

陈如光：没听说有过。

韦仕钊：咱们角脚这个庙房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呢？

陈如光：这个庙房啊，我只知道现正在修建的那个新桥那里，曾经有名叫“李八”的人，他化缘挣来的钱，自己修了桥过，已经架桥拱了，就涨大水给摧毁了，过后就修不起了。只是到现在又在去年才重修这座大桥嘛！

韦仕钊：角脚那庙房，是哪时候才拆掉的呢？

陈如光：那是解放初期啦！是韦胜林他们拆的，拆来起怀所小学。现在的怀所小学，又搬迁来这边了，恐怕一点丝丝都不存在了啊！

韦仕钊：那时是拿到怀所去，办学校嘛？

陈如光：嗯，办学校。

韦仕钊：还有办什么公学堂啊，有没有呢？

陈如光：没听讲。民国时期曾经有学校过，也是在今天的小学那里，当时由于大河这面的人势力很弱，当保长是对门河的人，务必要迁学校到对门榕树对面那里。那时候没有桥，涨大水，是要过河过水的。到1949年，水淹大河，摧毁学校。那时候我可能得八九岁左右，涨大水时，我提一挂粽子朝学校方向跑，说明那时候是在端午过后，记得比较清楚。

都江古城历史记录

——吴陆毅访谈录

采访时间：2015.7.15

地点：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上江街上吴陆毅家里

采访人：韦仕钊

受访人：吴陆毅

受访人简介：吴陆毅，男，苗族，都江医院退休医生，爱好地方历史研究。现住上江街上。



韦仕钊：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了呢？

吴陆毅：73岁了。

韦仕钊：叫啥名字？

吴陆毅：叫吴陆毅。

韦仕钊：什么民族？

吴陆毅：苗族。

韦仕钊：您听过老人说，你们从哪里搬迁到这个地方，知不知道了呢？

吴陆毅：没知道了。只知道搬迁来这里已经得两百年了。

韦仕钊：两百年，那么这里算是老户了！

吴陆毅：嗯，是的！

韦仕钊：来到这里时都已经是街上了吗？